

四个各怀鬼胎的绑匪、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、一次无路可逃的逃亡！
一场与生命的角逐背后，竟然隐藏着如此荒谬透顶的布局！
狂妄的背后，谁将被拯救！

拯救最后 一滴眼泪

肖林军◎作品

拯救最后一滴眼泪

肖林军◎作品

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拯救最后一滴眼泪/肖林军著. —石家庄:花山
文艺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-7-80755-768-5

I. ①拯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1389 号

拯救最后一滴眼泪

作 者:肖林军

策 划:温廷华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4/26/27/28/32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284 千字

印 张:18

版 次: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768-5

定 价: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Chapter 1: 车上相遇	001
Chapter 2: 一辆被火烧的车	009
Chapter 3: 第一次合作	017
Chapter 4: 认识赵大禾	027
Chapter 5: 东城区地下赌坊	039
Chapter 6: 一张耀眼的银行卡	047
Chapter 7: 报警前后	055
Chapter 8: 郊区外的房子	063
Chapter 9: 灵灵失踪	075
Chapter 10: 一个背后的大人物	082
Chapter 11: 意外拍摄到的镜头	094
Chapter 12: 落魄的刘麻子	103
Chapter 13: 奇怪的手机号码	112
Chapter 14: 沙场风波	120
Chapter 15: 韩舟的爱情插曲	130
Chapter 16: 柳慧慧的伤心少女时代	138
Chapter 17: 一个精心构思的游戏	147

Chapter 18: 漂亮的楼顶花园	157
Chapter 19: 天井边的埋伏	167
Chapter 20: 豪赌的窟窿	178
Chapter 21: 欲擒故纵的人质	185
Chapter 22: 嘲讽无处不在	192
Chapter 23: 老田的死因	200
Chapter 24: 投靠侯渚	210
Chapter 25: 暴露的代价	220
Chapter 26: 惊心动魄的较量	233
Chapter 27: 枪响之后	242
Chapter 28: 断断续续的情节	251
Chapter 29: 愿赌服输的真理	263
Chapter 30: 真实的谎言	273
后 序	281

Chapter 1：车上相遇

老田是北方人，他能来南方混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打赌。

跟他打赌的人叫叮叮。当时叮叮正在跟踪一个“大客户”，后来跟到另一个城市，他开小差把那人跟丢了，于是只好爬上一辆老式火车往回赶。

而此时，老田就坐在叮叮的对面。叮叮是那种见谁就能跟谁聊得起来的人，走南闯北惯了，嘴巴绝对闲不住。他与老田聊了一会儿，觉得与此人气味相投，于是便摸出一副扑克牌约老田玩起了赌钱。

火车在铁路线上从北往南开，一路上掠过高山平原、河川隧道，车轮滑过铁轨发出均衡的轰隆声，满车厢的人都昏昏欲睡。外面的风景纷纷扬扬地变幻，几个活跃的小孩子不断把头伸到窗外，看那些灵山秀水，白云朵朵，以及极速飞过的小鸟。但这些却并不吸引叮叮与老田，他们盯着手里的牌，没有丝毫睡意，嘴里叼着烟，互相侃起了各自的江湖史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叮叮问老田：“以前到过南方吗？”

老田说：“当然到过。”

叮叮说：“那知不知道益州，一个小而精致的城市。”

老田摇摇头，说：“没听说过，是哪个地图里的？”

叮叮说：“就我家乡那片旮旯里的，南方的一座小城。”

接着叮叮便盛情地邀请老田到益州来玩，大夸了一番益州的好处，说那里既有江南城市的绝佳风貌，又有很多漂亮可爱的女孩子，纯朴温柔，不去真是亏了。

老田不屑地说：“天下美女哪里不多，只要你兜里有钱，要多少有多少。”

叮叮点了一下头，承认老田说得有理，他问老田：“泡妞水平怎样？”

老田想了想，说：“开车在街上逛一圈，能装半车回去。”

叮叮默然一笑，说：“这可不算是真本事，爱钱爱车的女人，那是太容易对付了，你要装成一穷光蛋，再泡上一个大美女，这才算功夫。”

老田眼睛眨巴两下，盯着叮叮，说：“你能行？”

叮叮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当然行，咱俩打个赌，你随便指个漂亮女孩，档次别太高就行，我搞定给你看。”

老田不解，问：“太高档次是什么意思，你不会让我挑个扫大街的吧。”

叮叮说：“有扫大街的漂亮女孩吗？太高档次的意思，就是指那些大腕影星大牌歌星，除了那些，其他的我都能泡。”

老田露出疑惑的表情，突然伸手一指从过道上走过去的一个女乘务员，说：“就那女孩子怎么样，你泡给我瞧瞧。”

叮叮侧头瞅了一眼，那个女乘务员顶多二十出头，虽穿了一身深色制服，但那腰身细细的，样子纯纯的，让人生出几分疼爱。尤其那一束左甩右甩的马尾辫子，染了酱紫颜色，更衬托她的皮肤白嫩如玉。叮叮回过头，说：“就那女的吗，这可是你挑的，我要是泡上了，你输多少给我？”

“还真玩钱哪？”老田说。

“不玩钱哪有劲啊。”

老田有点犹豫，半天才从腰间拽过一只大包，拉开拉链，显出一沓绿绿的钞票。看到那些钱，叮叮的眼睛开始睁大。老田歪着头，说：“这里有八万块，你要是泡上了，全都给你，可你要是整不来的话，可要输给我八万。”

盯着那沓钱，叮叮眼睛发绿，没去注意老田揶揄的表情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打了个响指说：“你可要说话算数。”

叮叮起身去了趟厕所，回来时，变成了一副工人的模样。

老田不由得乐了，说：“不赖嘛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”

叮叮坐回到座位上慢慢喝茶，等那女乘务员过来时，他把手里的烟往窗外一扔，突然身子一斜往椅外倒下，并捂着肚子大声喊痛。

女乘务员急忙扶住他，问：“师傅，你怎么了？”

叮叮闭着眼装腔作势哼哼了几声，趁势靠在女乘务员手臂上，颤抖着嘴唇喃喃地说：“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，我就要死了……”

女乘务员好像吓慌了，向老田望去，说：“这人到底怎么了？”

老田摇晃着脑袋，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”

女乘务员拍拍叮叮的脑门，又用耳朵去听他的胸口。叮叮愈发显得放肆，半闭了眼睛，一把抓住女乘务员一只手，说：“你千万不要离开我，千万不要，你要是离开我的话，我就不活了……”

女乘务员忙说：“你先别这样，我不离开你，你告诉我是怎么了？”

叮叮缓缓地睁开眼，说：“你扶我到洗手间去吧，我失恋了，女朋友跟人跑了，我刚吞了一瓶安眠药，觉得有点恶心，想吐了。”

女乘务员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到乘务室去，我给你倒杯水。”

两人便往前面的车厢走去。老田跟满车厢的人一样，瞪大眼睛看着他们。过了一会儿，叮叮一个人回来了，精神焕发的样子。

老田说：“咋地了，没戏啊？”

叮叮得意地说：“哪能啊，你瞧好吧。”

这时女乘务员端着杯水走过来，叮叮冲她招招手说：“坐这儿吧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刚认识的一个大哥。”

女乘务员面露羞涩，坐到叮叮身边，向老田微微笑了一下。

叮叮递根烟给老田：“老哥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女朋友，长得漂亮吧。”

女乘务员举起粉拳打在叮叮身上，说：“你真讨厌，谁答应做你女朋友了。”

叮叮哈哈大笑，一把搂住女乘务员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。

老田冷冷一笑，说：“真够快的啊，你俩可以进表演系了。”

叮叮脸色大变，说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田笑容可掬地躺靠在椅背上，手里的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，说：“别玩了，我早看出你们是一伙的。刚上火车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你俩在打招呼。”

老田的观察力让叮叮不得不佩服。老田开始得理不饶人，非要叮叮付给他八万块钱。叮叮想赖皮，但看到老田那魁梧的身材，知道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对付，只好硬着头皮让老田跟着到了益州。老田在叮叮身后恶狠狠地说：“认赌就要服输，别以为赖得了。”

一下火车，叮叮就慌忙打电话把我和王钦叫了过来。

当时我跟王钦正打完牌，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泡会儿茶喝。听到叮叮的求救，我们都以为他惹出了什么大事，迅速驱车赶到火车站。

在一个出站口，便看见叮叮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。他奔过来指着一个满脸胡子的人低声说：“这家伙太不识趣了，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，你俩赶紧给他点颜色瞧瞧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次王钦却不愿多事，他问了问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然后就跑去跟老田聊了起来，聊得还挺高兴。一会儿他把叮叮拉过一边，说：“眼下生意正愁没什么起色，得招招人了。”

叮叮说：“你不会是想叫他加入我们吧？”

王钦说：“有这个想法，不然你这钱怎么还啊。”

叮叮不做声，王钦过去递了根烟给老田，问他：“这位大哥，不打不相识啊，我们能聚上也算是缘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组织？”

“你们是做啥的？”老田疑惑地说。

“什么都不做，就做做游戏。”王钦打着哈哈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老田会答应得那么干脆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老田其实也是做这一行的老手，吃喝嫖赌，坑蒙拐骗，无所不会。这家伙目前正在物色能做大事的场所，王钦的拉拢正中他的下怀。不过起初大家都对老田抱以怀疑，后来才发现，他确实有领导才能，脑瓜子特别好用，做事有条不紊，带着我们很快干了几票大生意。

我们是一个小小的组织。

在老田还没有加入时，这个圈子只有三个人：我，叮叮和王钦。王钦算是半个领导，我和叮叮打下手。那时我们都是一群极度无聊的闲人，天天打牌上网，或者喝酒泡美眉，然后再做一夜暴富的美梦。王钦出过多个创业的主意，大多数还没实施便夭折了，大家都不愿投入太多辛苦。叮叮说过，这辈子若是没遇到狗屎运，把自己掰成三瓣也无济于事。直到有一天，那是受一部西部电影的影响，我们才突然选择了绑架这条路。

绑架，就是瞄准有钱人，然后用卑鄙的方法拿到这个人的钱。虽然我们不杀人，也不吸毒，自认为还保持着一丝善良，但并不能否定这些无耻的存在。

这个世界总有两面性，有好的就有坏的，有美丽的就有丑陋的。世上有大富翁，就会有穷光蛋，这叫阴阳大调和。

刚做这行时，我总是放不下架子，拿把刀架在人脖子上战战兢兢，慌作一团。王钦骂了我一百遍，说你他妈的真没用，不就是劫富济贫吗，那些梁山好汉可没比我们好多少。

这好像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借口，我想象梁山泊那一百单八将里面，肯定有不少人都是跟我一样不得志。老田来了后，我感觉这个圈子明显增添了活力，单凭老田与王钦的智商碰撞，就带来了不少新气象。

叮叮由于在火车上玩砸了那个把戏，一直对老田有点害怕，他那点儿小聪明在老田面前，充其量不过是要大刀给关云长看——找错了卖弄的对象。为了讨好老田，叮叮做什么事都冲在第一线，显出跟老田黏得特别的亲密。

有一回，我问王钦，心里有没有不平衡，昔日的干将易主了。王钦装着没听明白，说没什么不平衡，有钱没钱都要活。我不得不点出来，说：“叮叮就跟老田贼亲热。”

王钦笑了，说：“他们搞同性恋我都没意见，不是什么人不聚一块儿，说好听点我们是天上的什么星下凡，说难听点就是一丘之貉。”

我低着头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还是喜欢把自己当做星星下凡。”

一年后，老田在益州找了个女人，结了婚。老田的结婚让我们其他三个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老田好像没把自己的江湖职业当一回事。结婚时请的人也不多，除了三个下属之外，就没什么社会关系了，大多是女方的亲戚朋友。老田似乎也不愿意太靠近做这一行的圈内人物，听说老田还去买了一份社会养老保险，准备做不动了就领取养老金，安度晚年。

老田喜欢益州这座城市的环境，不喧不闹，有美丽的花园，有秀气的河滩，好多人的生活节奏不紧不慢，让人感觉很松弛。老田在益州买了房子，说他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这个城市养老送终。也许是上帝开了个大玩笑，也许是老田那话说的有点不吉利，直到他们接手了灵灵的游戏，准备操作时，老田却突然死了。

老田的死虽很意外，却属于正常，这是医院证明的，喝酒过量引起的局部脑溢血，抢救无效死在病床上。人的生命很奇怪，有时很顽强，有时脆弱得像

一头大象脚下的蚂蚁。那天老田带着一个叫灵灵的小女孩在街上逛了一趟，晚上跟几个鸟人去喝酒。当时大家都有各自的安排，王钦在发廊陪女朋友聊天，叮叮到一家洗脚城泡脚去了，我揣了一沓钱猫在小赌馆跟人赌得不亦乐乎。第二天我们都睡到很晚才从床上爬起，下午大家相聚碰头，才听到了老田死去的消息。

老田一死，让我们三个人惶惑不安，像几只被人掐掉了脑袋的苍蝇，都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后面该怎么玩下去了。老田已经成了我们的核心骨干，灵魂人物，没有老田的领导，大家对任何活动都感到束手无策。

准确地说，策划这个游戏的人应该是灵灵。

灵灵就是老田临死前带去逛过街的那个小女孩子，才十二岁多，剪着齐脖子短发，翘起一对翻卷的长睫毛，有点像芭比娃娃。她养了一只麻雀，她说叫刺雀，是她父亲花高价从别人手里买来给她玩的。据说那鸟全身的羽毛都带着倒刺，你若去摸它，很容易扎伤手。我曾经想象了多遍这只鸟的模样，是不是跟灵灵一个性格，可爱中带着叛逆。

灵灵人不大，但却古灵精怪，闪着一对大眼睛，永远不让人知道她脑袋里在想什么，会冒出多少怪异念头。连老田这样厉害的角色在她面前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。老田说过，他要是有一个女儿，死也值了。

老田的话应验了一半，他过早死了，死得有些不值，因为他那个漂亮的老婆连个鸡蛋都没给他生下。老田客死他乡，某种意义上说是做了益州的上门女婿。人算得再精，都比不过老天爷一算。但更令老田想不到的是，在灵灵的那个游戏背后，还藏了另一个内幕，知道这个内幕的人并不多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灵灵。

老田死的那天，大家都很怅惘，但没有哭的感觉，只是觉得很无聊。大家沉闷着，比赛一样使劲抽烟，地上满是烟蒂，像为老田葬礼燃放后的爆竹残骸。叮叮提出建议，说大家不能太没感情了，无论如何也要为老田的离去表示两滴眼泪。于是众人一致同意，在一条细长的巷子口，三个大男人望着窄小的天空，开始慢慢酝酿伤心的情绪。

第一个哭出来的是叮叮，因为他点烟时不小心磕着了谁家搁在巷边砖垛上的一个烂花盆，那花盆摆了两下往边上倒下来，一块砖头也跟着掉下，不偏不

歪落在叮叮的脚背上，砸得他龇牙咧嘴，满眼含泪，捂着脚乱蹦了半天。我也哭了一下，我咬着烟屁股，用力往嘴里大口大口地吸，然后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，睁大眼睛熏出好几串泪泡泡。

我用手指沾上泪泡泡，说：“行了吧，哥们儿可不是那种没感情的人。”

叮叮就盯着王钦看，王钦翻弄着一对厚眼皮，挤了半天什么都没挤出来。他哭丧着脸求饶说：“请你们吃饭得了，我实在是哭不出来。”

那天的日子平凡得不得了，日头也照样出得很灿烂，让人一动就浑身冒汗。天上没什么云彩，整片都是蓝蓝的颜色，街上的女子穿得鲜艳如花，诱人的造型勾起人的强烈食欲。肯德基生意异常火爆，像不要钱似的挤得满满的。三个人进去肯德基店里，挑了个靠窗的位置，享受着空调的凉爽，看着王钦的腰包，等着吃白食。

王钦掏了半天掏出来两张大票子，端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填肚品扔在桌子上，大手一挥说道：“吃吧吃吧，吃不掉看我不从你们鼻眼里给塞下去。”

叮叮呵呵直笑，拿了一条炸鸡腿咬起来，左手还捻着一条炸虾，嘴里嘟囔着说：“别闹情绪啊，不就是一顿饭钱吗，用得着这么咬牙切齿的。”

我附和着说：“是啊，亏我们跟你做了那么多事，老田在我们中间对你是最好的，现在关键时候，就知道你是这么没心没肺了。”

王钦说：“别忘了老田可是我拉进来的，我可不会跟你们一样弄虚作假。”

叮叮嘴里塞满了鸡肉，忙不过来说话，拿手示意我说。我掏出一支万宝路，叼在嘴里半含着，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，说：“事情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局面，头儿都死了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

王钦去看叮叮，我也看叮叮。

叮叮说：“不用看我，你们决定好了。”

王钦叹息一声说：“还能怎么办，散伙呗。”

我脑子转了一圈，思谋着该怎样对灵灵交代。表面上看，目前这种状况，他们只有这么选择，因为他们也不是太有主见的人。我暗想，是不是没必要把老田看得太重了，以前他没来时，大家照常也能活动一两次，照样也有成功的时候。老田不过就是饼上的一粒芝麻，应该无关大局。但关键是，我不能调动另外两个人，这个组织，除了老田能撮合之外，好像从来都是一盘散沙。

我吐着烟圈儿，抬眼搜寻着店里的美女，身子坐得斜斜的，眼光在那些穿短裙子女孩的大腿下滑来滑去。这时，我看见对面有个漂亮的女孩瞄了我一下，接着就向我走过来，带着一脸微笑。我立刻支起身子坐端正，对叮叮和王钦说：“哥们儿两个说话可要注意了，我马子来了。”

女孩走到我面前，我朝她放了一眼电，她笑得更可爱了，眼睛弯成一条细线，像动画片里的卡通美女。她把手伸到我鼻子下，说：“先生，很抱歉，我们这里不允许吸烟。”

我愣了愣，不由自主把烟交到她手上。

女孩接过烟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伸出两根玉葱般的细长手指，把烟弄到一只空饮料杯里弄灭，然后丢下一个勾人的眼神走开了。

叮叮嘴里喷出的饮料天女散花似的洒开，幸好我有准备，及时躲闪开了。饮料射向了后面的一对小情人，弄了人家一身。但他们没敢吱声，端着东西换了个座位。叮叮喷完后大笑道：“阿昭啊阿昭，你马子管得还真宽，晚上会不会要你跪搓衣板啊。”

我咳嗽两声，又掏出根烟，可没点着，拿在手里玩。叮叮打了个饱嗝，站起身说：“游戏散伙了，大家该干吗就干吗吧，谁有饭局记得给我电话。”

王钦跟我对视，不吱声，我说：“真的就散伙了吗？”

王钦说：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没看出来，叮叮早就不想玩这个游戏了，人家有来钱的路子，要不是碍着老田的面子，溜得比狗还快。”

“叮叮不是跟老田最好吗，一直也跟老田靠得近。”我问。

“他那是怕老田，敢怒不敢言。”

那几天，我变得毫无目标，日子又回到了一成不变的时候，做什么都觉得索然无味，提不起劲，心里老想着那个奇怪的游戏，以及那个女孩子许诺的一大笔钱。

看来老田死得真不是时候，怎么也要等玩完了那个游戏再死啊。

Chapter 2：一辆被火烧的车

我去跟王钦商量我新的人生寄托。

失去了一头，总得在另一头捡回来，这就叫折腾。人一辈子不折腾也不行，换个说法也叫人生寄托。我跟王钦说想去做一个极度堕落的人，问他知不知道什么叫极度堕落。王钦摇摇头，说不太明白。我说就是特玩世不恭，特不负责任的人。王钦恍然大悟，说不就是高度精神病吗，早过时了。我说这么快就过时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王钦说，骗你干吗，前几年还有人玩，现在玩别人都认为你是精神病。

王钦的话比较实在，我一向都很相信他，因为王钦是一个有真实内涵的人，谁都看不出来，他竟然还是美术学院的高才生。

王钦读高中那会儿，因为家里穷，还去卖过画，在一条靠近弄堂的街边，边画边卖，脸上弄满了颜料，有点像街头艺术家。在大学里混了几年后，他弄了个教师的身份，还是玩他的专业，教美术。可没几年，他因为跟一个女学生谈恋爱，弄大了人家的肚子，学校就把他开除了。王钦只能在外面东混西闯，混到一家夜总会里当了个什么舞台总监，把整个场子里百十号演职人员调度得井井有条，深得老总欣赏。这家伙才气逼人，鬼点子特多，但就是正经不起来。有一次王钦策划场子里的一个坐台女，让她去勾搭一个大官，掏了大官腰包里好几十万。后来不知怎么着，那坐台女把王钦给供了出来，弄得大官找了几十号人满城在找他，王钦不得不离开夜总会，躲回了益州。

回来后王钦发现自己挺适合做背后的策划，替人当参谋，帮人查隐私。一年后王钦找了一个有钱的女友，是个开发廊的，没什么文化，特崇拜他艺术家的气质。据说她父亲在贸易广场做小百货批发，别看只是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却能弄一辆“奥迪 A6”的车子开来开去。王钦跟女友恋爱后，就把美发中心的大权揽到自己手里了，所有心思都放在了那里。

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，我和叮叮也是如此。王钦打理他的发廊，我开了一家生意清淡的服装店，叮叮在郊区承包了一个小沙场。

在这个城市中，谁也不知道我们真正是干什么的。

我求王钦帮我设计一个特别的形象，说东街区那个夏狗狗理了个阴阳头，还把一辆别克君威改成了带翅膀的敞篷越野，车身涂得五彩缤纷，走哪儿回头率百分之百。王钦说：“你知道他那辆是什么破车吗？他那是黑市上买的三四手车，才一两万，你以为他真舍得把一辆新车割成那样，那不有病吗？”

我没劲起来，找人打了几把牌，然后去看了一场有关同性恋的电影，突然冒出一个好玩的念头，也去做一个变性手术！那肯定刺激好玩。韩国不是有什么鸟人都做成了一流美女，拍电影演广告，赚了大把的钞票。

我兴趣一下提到脑门，没再跟王钦说，他老是用一种智者的眼神把别人看成痴呆。我想了一下口袋里的钱，以及卡上的钱，够不够去完成这个手术，如果不够，我打算把那笔绑架费拿来用，反正老田已经死了，这笔钱的下落就成了一个谜。

这笔钱还没有几个人知道，要是公开了，估计谁都会打主意。

在做这个游戏时，老田一直没对别人说出钱的事，他只告诉了一点点信息给他的那个小情妇，估计也是酒喝多了一时心血来潮。那个情妇长得比较小巧，看不出有二十五岁的年龄，一张脸涂得惨白白的，叫什么柳慧慧。

柳慧慧，一米六六，文艺学校毕业，外貌极佳，性格开朗，跟谁都合得来，上过她的男人大概有一打了。老田一开始看不上她，说在舞厅里摸过一次她的奶子，太松了点。

当时谁都看得出叮叮在馋柳慧慧，馋得眼珠子鼓鼓的，差点要从眼眶里飞出来。叮叮本来有一个小情人，是个乡下妹子，年龄幼稚，在一家餐馆里做服

务生。每次去沙场，叮叮都会把她带在车上显耀。后来认识了柳慧慧，他就对乡下妹子没兴趣了。当听到老田对柳慧慧没想法时，叮叮大放其心，没几天工夫就把那乡下妹子甩到了一边，天天开着他那辆桑塔纳守在文艺学校门口等着接柳慧慧上上下下，成了她的专职司机。

听王钦说，柳慧慧特能磨钱，叮叮在她身上花了十几万，两人还准备结婚。事情坏就坏在叮叮问老田借了一次车，这次借车成了一个事件，狠狠打击了叮叮一次。

老田的车是一部黑色的帕萨特，他这人极爱干净，没事就喜欢把车擦得漆光透亮，一尘不染。那天叮叮的车出了毛病，他借老田的车出去了一趟，用完后把车还回老田时，细心的老田在车上发现了一样东西，是一只避孕套，一只带浮点的情趣避孕套。

老田用一把螺丝刀挑起避孕套，阴着脸问叮叮是怎么回事。叮叮支支吾吾一番，说可能是与柳慧慧在车上做爱后落下的。老田当时脸一下拉长，恐怖至极，一嘴的大胡子被吹到了鼻梁上。他一声不吭从车后厢里提了桶汽油出来，全部浇到车子身上，然后一把火将车烧成了一堆废铁。

车子燃烧得很壮观，一团艳丽的火球直冲云霄，虽然是在郊外，但冒出的浓烟估计几里地之外都看得见。看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声，没多久大家便见老田换了辆新车，有一次大家还看到柳慧慧坐在了老田身边。叮叮不敢放屁，乖乖地把那辆桑塔纳卖了，跟别人借了一些钱，凑足了一皮包搁在老田的车子里。

叮叮从天堂跌入地狱，在我们四人中变成了最穷的一个，每天只能打车走路，或者让别人的车捎带一段路。但他也算虚伪到家了，跟前跟后讨好老田，跟没事人一样。一直到绑架的事情发生，老田才给了他点钱买了辆旧车代步。老田是个心肠很硬的人，也比较迷信，不喜欢了的东西再值钱都会扔了。

我一边打听做变性手术的医院，上网查资料，一边准备结束与灵灵的交易。我很怕见那个小女孩，她口齿伶俐，妙语连珠，经常能把他人的想法绕到她的话题里去。

老田就是这么被她侃晕的。

老田没佩服过别人，就佩服灵灵。在灵灵面前，他常常像个白痴一样放不

出响屁。这不是他的无能，是因为灵灵太厉害了。这丫头才十二岁，真不敢想象再过十年后，她会变成什么样的角色。王钦满怀忧郁地说：“自古天才都短命，六岁开音乐演奏会的莫扎特、七岁作诗的李贺，都英年早逝了，怕这女孩也活不到多长。”

我大骂：“人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何必咒人家，我才不相信所有天才都活不长。”

王钦一脸迷茫，说：“我哪里会咒她啊，我只是担心她，这女孩太招人喜欢了。”

我的心突然沉重起来，对老田的离去产生了几分伤感。灵灵的智能过于早熟，她本不该拥有这种智能，十二岁还是一个唱少年歌曲、看卡通动画片的年龄。记得有人说过佛经上的一句话：太聪明就会太痛苦！灵灵的确讨人喜欢，至少在我们中间，没有不喜欢她的。所以当她提出要玩这个游戏时，大家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特别是老田，他抱起灵灵在空中旋转一圈，说：“就算没有一分钱，我也做定了这件事。”

这件事就是绑架。

灵灵让我们去绑架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她自己。这事听起来好像有点荒唐，但是如果谁硬要这么说，老田绝对会拧断他的脖子，拆散他的骨架，另外再抽上一百二十个大嘴巴。因为每个男人听了灵灵的策划，都逃不过“动心”两个字。

我们是在一家游戏厅认识灵灵的。

这家叫“新天地”的游戏厅是我们经常去玩去消磨时间的一个地方。那天老田在玩一台啤酒机，已经输了好几万块了，输得满头大汗使劲在那拍打机器。老田并不是输不起，而是他特好强爱较真儿，玩什么都喜欢赢。这时旁边的一个小女孩过来了，她就是灵灵，她跟老田说了一句话：“麻烦你不要这么拍好吗，吵着我玩游戏了。”

老田瞪她一眼，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，我就喜欢拍。”

灵灵摇着头走开，说：“你越拍越输，因为你不懂玩这个。”

老田被呛住了，他的胡子吹得飘了起来。要是有人说老田没文化，他会服气。可要是有人敢说老田不懂玩赌博，那等于是羞了他娘一样耻辱。老田把胡